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李继勇 编译

# 简爱

JIANA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QING SHAO NIAN BI DU WEN XUE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MINGZHUBAOKU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 简爱

JIANA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英]夏洛蒂·勃朗特著.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4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李继勇 编译

ISBN 978-7-204-08995-6

I. 简…, II. 李…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缩写本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44452号

书 名 青少年必读文学名著宝库

---

主 编 李继勇

责任编辑 巴德日夫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3500 千

印 张 200

印 数 5000 套

版 次 2007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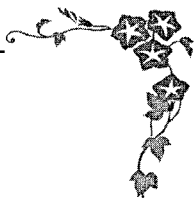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204-08995-6/I·1822

定 价 700.00 元(全叁拾伍册)

---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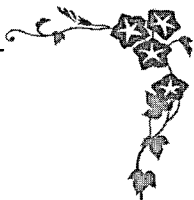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 目 录

寄人篱下 .....	1
饱受欺凌 .....	5
一线希望 .....	9
忍无可忍 .....	12
反 抗 .....	15
艰难的开始 .....	20
益 友 .....	25
良 师 .....	30
痛失良友 .....	34
家庭教师 .....	39
罗切斯特先生 .....	44
针锋相对 .....	47
古怪的笑声 .....	54
疑 团 .....	57
盛装舞会 .....	61
乔 装 .....	68
神秘客人受伤了 .....	76
试 探 .....	80
探 病 .....	84
原 谅 .....	87
爱情之花 .....	91
真 相 .....	97
出 走 .....	106
寻找失落的幸福 .....	124

琼斯先生的悲惨命运 .....	139
无所不知先生 .....	143
· 雪比亚麻布更白 .....	152
谁是罪犯 .....	155
选 择 .....	159
原来如此 .....	163
换脑以后他是谁 .....	167
鬼魂、少女和黄金 .....	171
敞开着的窗户 .....	176
大公无私的判决 .....	181
情话突然消失 .....	184
真难过的烦恼 .....	189
奇妙的礼物 .....	195
祖父的表 .....	199
美丽的女店主 .....	203
看 望 .....	207
被遗忘在角落的人 .....	211
一个木橱的移交 .....	216



## 寄人篱下

那是一个阴冷的冬日午后，照平常的时候又快到了散步的时候了，尽管我们早晨已经在空旷的花园里逛了一个钟头。但是，现在看来例行的散步却要不得不取消了，因为自从吃午饭的时候起，冬日的凛冽寒风就送来漫天乌云和滂沱大雨，人们早已经停止了一切户外活动，更何况我们这些孩子呢？

这倒使我感到格外的惊喜。我一直不喜欢在特别寒冷的下午走很长的路来散步。对我来说，在冬季阴冷的黄昏回家实在是太可怕，手指和脚趾都冻僵了，不仅没有人同情，还得挨白茜一顿斥骂，真是非常的烦恼；偏偏自己与伊丽莎、约翰和乔琪安娜相比又是那么弱小，不禁又增添了一丝哀愁。

我的表兄妹伊丽莎、约翰和乔琪安娜这会儿都在他们盖茨海德府第的大厅中，正簇拥着与母亲围坐在温暖的火炉面前。我的舅妈里德太太斜躺在壁炉旁边的沙发上，看着她身边的这些心肝宝贝，他们这会儿既不吵闹，也不哭叫。这的确让她感到很快活，尽管这样，她也是不会让我和他们在一起共享这天伦之乐。即使在外人面前，她也丝毫不掩饰对我的厌恶，她总是说：

“简总是哭丧着脸，既不讲礼貌，也丝毫不讨人喜爱。很遗憾，我不能让她和我的孩子在一起玩儿，除非她变得可爱起来。”

的确，她从来都不曾让我拥有知足快乐的小孩的那些乐趣，除非我确实像她所说的那样，认真地努力地培养出一种更加随和讨人喜爱的性情。

既然不能自讨没趣，我只好悄悄地溜进大厅隔壁的那间屋子里。其中那里有个书架，摆着琳琅满目的书。不一会儿，我就找

到了几本有插图的书。我爬上书架旁的窗台，缩起脚，就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尽量把自己藏在拉拢了的红色窗帘后面，以免啰哩啰嗦的里德太太和不怀好心的表兄妹们看见我。

一面翻看着放在膝头的书本中生动有趣的插图，一面远眺窗外朦胧的雨景、参差的树林和湿润的草坪，一切都很美妙，让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乐趣。我什么都不必担心，也不必考虑，只是希望没有人来打扰我，坏了我的兴致。可偏偏就有人连这点自由和乐趣都不肯给予我。

门“砰”的一声被打开了。

“哇，那个死丫头疯野到哪去了？”是约翰·里德的呼叫我的声音，然后他停了一下，发觉屋里没人。

“她躲到什么鬼地方去了？”他喊道，“莉齐！乔琪！”他在喊他的姐妹们，“简不在这儿。告诉妈妈，她跑出去淋雨了。这个坏畜生！”

“幸亏我拉上了窗帘。”我想，“但愿他别发现我藏躲的在这里。”他自己倒是不会发现的，因为他既不眼尖，也不聪明。可是伊丽莎在门口一探头，立即说道：

“她准在窗台上呢，约翰。”

我赶紧走出来，因为我一想到可能被约翰拖出去就浑身打哆嗦。

“你有什么事吗？”我问道。

“应该说‘您有什么事，里德少爷？’”

这就是他的回答。“我要你到这里来。”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大模大样地坐定，做了个手势，示意要我走到并站在他的面前。

约翰·里德是个十四岁的学生，大我四岁。他的这个年龄长得太高太胖，黑黝黝的皮肤，显得极不健康，圆盘大脸，四肢肥大。现在他应该呆在学校里面，但他的妈妈却硬要把他接回来休养一两个月，还说什么“他身体欠佳”。其实据他的老师说，他的身体状况完全是因为贪吃。可是做母亲的不愿意听取这些刺耳的评论，她情愿相信他是用功过度和想家所导致。





约翰对他母亲和姐妹感情不深，对我更是厌恶至极。他欺侮我、虐待我，一星期不止两三次，一天也不止一两回，而且经常这样。他欺负我的时候没有人来保护我。仆人们更不愿意得罪他们的少爷，而里德太太呢，似乎从来没见过他打我，也从来没听见他骂我，虽然他常常当着他母亲的面既打我又骂我。不过，他背着她打骂我的次数就更多了。

我听习惯了约翰·里德的责骂，也从来不想还口。我所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忍受那漫骂之后必然随之而来的殴打。

“你躲在窗帘后面做什么？”他问。

“我在看书。”

“把书拿来。”

我回到窗口，拿来了书。

“谁让你这样做了？竟敢乱碰我们家的书架，知不知道我们很厌恶你呢？你父母可没给你留下一文钱，要不是我们可怜你，把你收留你，你早就是乞丐了。而你不仅不知到感激，竟连一点规矩也不懂，现在该轮到我来教训教训你了。喂，站到门边去，离那镜子和玻璃窗远点儿。”

我开始还不明白他的用意，只好照着他说的话去做。可是当我看见他举起书，拿稳了，站起身要朝我扔过来时，我才惊叫着往旁边闪躲。然而，已经来不及了，那本厚书飞过来，正好砸在我身上。我跌倒在地上，头撞在门上磕破，伤口流出鲜血，非常的疼。我的恐惧和愤怒让我忍无可忍，使我一下子把所有可能发生的可怕后果都抛之脑后。

“你这个恶毒、残酷的坏蛋！”我大声喊叫着，“你像个杀人犯——你像个奴隶贩子——你就像古罗马的暴君！”

“什么？什么？你竟敢对我讲这种话？伊丽莎，乔琪安娜，你们听见她的话没有？我得去告诉妈妈！不过我要先——”

约翰气急败坏地朝我直扑过来。我觉得他揪住了我的头发，抓住了我的肩膀，他已经把我当作一个危险的东西来对付了，而我看他却实像一个杀人犯。我觉得有一两滴血从我头上流下来，



流到脖颈上，霎时间疼痛压倒了恐惧。我发疯似地和他打起来。我记不清我究竟用手做什么，只知道他骂我：“耗子！耗子！”还大声哭叫。他的帮手近在咫尺，他的姐妹早跑上楼去叫他的母亲去了。不一会儿我就听到了她们的话：

“啊呀！啊呀！多狠毒呵，居然敢那样打约翰少爷！”

“谁见过这样坏的脾气！”

这时里德太太命令道：

“把她拖进红房子关起来。”

我一路上反抗着。这在我可说是前前未有的举动，可这样一来却大大增强了白茜和阿葆特对我的恶感。

“抓住她的胳膊，她简直像只疯猫。”

“真不要脸！真不要脸！”太太的使女说道，“多骇人的举动，爱小姐居然打起年轻的绅士，打起你的恩人来了！居然打你的小主人！”

这时候她们已经把我拖进里德太太指定的那间屋子，把我按在椅子上。我开始像只弹簧似地蹦起来，她们的两双手不住地把我按回去。

“你要是不乖乖地坐着，就得把你绑起来。”白茜说道，“阿葆特小姐，请把你的吊袜带借给我。我的那根她一挣就会断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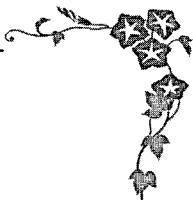
白茜接着她的话茬冲着我说：

“你该放明白些，小姐，你该对里德太太感恩才对，是她在养着你。要是她把你撵出去，谁来管你呢？”

听了这些话，我无言以对。这些话对我说来并不新鲜。以前我听过不少类似的指桑骂槐的暗示，叫人觉得非常痛心、非常难堪，但又似懂非懂。阿葆特小姐也随声附和道：

“太太好心好意把你和两位里德小姐、里德少爷一块儿抚养长大，你可不该因为这样，就以为自己和他们地位相同了。他们将来都会有不少钱，而你连一文也不会有。你就得低声下气，顺着他们。”

她们走了，关上门，随手上了锁。



## 饱受欺凌

红房子是一个方方大大的房间，里面陈设着深色木家具，铺着一张红色厚地毯，有一张大大的床，屋里的红色窗帘永远遮住窗户。屋里面非常的冷，因为里边难得生火；它也很静，因为离婴儿室和厨房非常的远；庄严肃穆，因为很少有人进来。九年前，里德先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死亡的。他的模样我忆模糊不清了，不过我知道他是我母亲的亲兄弟，他在我父母双亡，我成为孤儿的时候收养了我，而且在临终时也曾要求里德太太，像对待亲生骨肉那样抚育我。也许里德太太认为她已经遵守了诺言，在我看来她确实在养活着我——像对待房屋周围的草木一样。是呵，对一个外来者——在丈夫死后更与她丝毫没有血缘的人，她又怎么可能真心真意的关照呢？对一个不是发自内心却又被诺言约束着的人来说，这一定是件叫人厌烦的事。

当然，我毫不怀疑——倘若我的舅舅里德先生还健在，他们肯定会对我很好的，更不用说遭受这样的虐待了。呵，那窗外跳动着的亮光，该不会是里德先生不安的英灵在注视着我吧？这些可恶的人，怎么忍心让可怜的里德先生在阴间的灵魂也得不到一丝的安宁呢？一想到灵魂的事，我不禁打了个冷战。我把挡在眼前的发梢向后拢了拢，抬起头来，竭力打消心中恐怖的怪念头，担心起自己现在的处境。我开始盘算采取什么办法摆脱这处境——比如说永远不吃不喝，听任自己渴死饿死——听起来这么做很荒谬，还不如想方设法离家出走。

我不能肯定她们是否真的把门锁上了。我打定主意，慢慢站起身来，摸索到门跟前试着想打开它，赶紧逃出这可怕的屋子，

我并不想在这里与舅舅的灵魂相遇。天哪！真锁上了！从来没有哪个牢房比这儿关得更牢固。跟随着失望而来的是无形的恐惧，我感到好像有什么阴冷的东西正在向我袭来，我感到压抑，透不过气来，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被打倒，磕破了头，现在头还在很疼，血还在流。约翰没有理由的打我，却没有人责备他。不公平！不公平啊！我不由自主地拼命大喊大叫起来。

忽然，墙上闪过一道亮光，多半是有人穿过草坪手中的灯笼发出的光。我冲到门口，拼命地摇锁。外边过道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钥匙一转，白茜和阿葆特走进来。

“爱小姐，你生病了吗？”白茜说。

“多可怕的声音！一直刺透我的心！”阿葆特嚷道。

“带我出去！让我回婴儿室去！”我大声喊叫，抓住白茜的一只手。

“她是故意大喊大叫的，”阿葆特带着几分嫌恶的神气断言，道，“叫得真难听！如果她痛的要命，还情有可原，可她只是想把我们叫到这儿来罢了。我看透了她那套鬼把戏。”

“这都是怎么回事呀？”又有一个声音严厉地问道，是里德太太从过道上走来了，“阿葆特、白茜，我记得吩咐过你们，要把简·爱关在红房子里，直到我亲自来看她。”

白茜和阿葆特就这样被支走了。里德太太见我发疯似地哭泣，很不耐烦，二话不说便猛然把我推回去，锁上了门。我听她大踏步地走开了。她走之后不久，我的脑袋好像旋转起来，我昏倒在地上。

我记得，当我醒来的时候好像刚刚做了一场极其恐怖的噩梦。我看见面前有一团烈火，中央横过一根又粗又大的黑色的桥梁。我还听见有人说话，那声音是空洞洞的，疑惧和恐怖弄得我神志恍惚。不久，我觉察到有人把我抱起来，以前从没有人这样小心地扶过我。我把头靠在枕头或他的手臂上，觉得很舒服。

又过了五分钟，迷惘的烟云消散了。我很清楚，我是躺在自



己的床上，那团火是婴儿室里的炉火。现在是半夜，桌上点着一支蜡烛。白茜站在床脚上，手里端着一盆水。一位绅士坐在我枕头边的椅子上，正低着头看我。

我知道屋里有个陌生人，他既不是盖茨海德府上的人，和里德太太也没任何关系。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慰藉，觉得自己受到了保护，有保障了。我的目光离开白茜，转过去仔细打量那位绅士的脸。我认识他，他就是开药房的劳埃德先生，有时候佣人生了病，里德太太就请他来。她自己或孩子们生病时，请的却是另外的医生。

“瞧，我是谁？”他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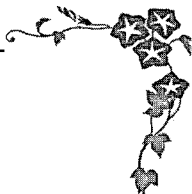
我说出他的名字，同时朝他伸出手去。他握住我的手，微笑着说：“你不久就会好的。”随后，他嘱咐白茜要多加小心，夜里千万不能惊扰我。接着他又嘱咐了我几句，并表示明天还要来，然后就走了。我感到这屋子陡然间黯淡了许多，心情不禁又变得沉重起来。

我虽然觉得身体很虚弱，但我知道这并不会要了我的命，真正致命的是我深深地感到一种不可言语心灵的痛苦，当我再次面对眼前这些熟悉的人和物时，不可名状的悲痛又在我的心头荡起。

也许是出于怜悯，或者认为我已不久于人世吧，白茜在与我说话时不仅不再粗声粗气，而且也变得殷勤礼貌多了。这虽然让我多少有些感到受宠若惊，但我还是感到快活了很多。

第二天的中午的时候，我才从虚弱的昏睡中醒来，挣扎着坐到了壁炉旁。我听到里德家的孩子们出门的声音，不禁觉得有些喜悦。白茜一边帮我收拾散落的玩具、整理床褥，一边对我说上一两句亲切体贴的话，还为我拿来精心制作的果酱馅饼——过去连看一眼的权力都没有的。这种宁静与温馨，对一个饱经折磨的人来说差不多该上天堂了吧，但这一切在我看来只是徒劳的恩惠，根本不可能一下子来抚平我心灵的伤痛，一切都来得太晚了，就好像其他许多日思夜想却屡屡破灭的期望一样。

白茜帮我拿来平时最喜欢看的《格里佛游记》，这本书我曾多遍津津有味地仔细品读过，伴我度过许多枯燥无味的时光。但在此刻，那些奇妙的插图不再具有以往从未落空过的魅力，变得怪诞而乏味起来。我只好合上了书，放在未尝一口的馅饼旁边。这时，白茜在一边哼起了她那熟悉的歌谣，尽管她的声音仍像过去一样甜美动听，我却发现它的调子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忧伤，泪水不自禁地滑落下来。



## 一线希望

午饭前，劳埃德先生又来了。他问了我一些有关身体状况方面的问题，还打趣我说，我之所以落泪是因为没能与里德太太他们一块坐马车出门。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伤我的自尊，所以不得不在这位好心人的玩笑话进行了断然的反驳：

“我从来就没在为这样的事哭过，我很讨厌坐马车出门。我是因为感到自己不幸才哭的。”

好心的劳埃德药剂师对我的反驳显得有些迷惑不解，他用他那双很小却十分有神的眼睛和蔼可亲地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问道：

“你昨天怎么生病了？”

“她自己不小心跌了一跤。”白茜赶忙插进来说了一句。

“她这么大了，连走路都不会？奇怪！”劳埃德先生晃着脑袋嘀咕了一声。

白茜的谎言再一次伤到我可怜的自尊心，我冒冒失失地脱口为自己分辩道：

“我是被人打倒的！但我生病并不是因为这个！”

趁着开饭铃声大响的机会，劳埃德先生说是要对我进行单独开导，便将白茜打发走了。然后，他问我：

“那是因为什么呢？”

“我被关在这有鬼的屋子里，直到天黑！”

“哦，哈哈，原来你是怕鬼！”

“不，不仅是这些，我……我不高兴……还有其他的事……”

“其他什么事？能说给我听听吗？”

这是个一下子难以说明白的事，我多么想把自己所遭受的全部经历统统都告诉这位好心的先生，可又不知从何说起？我只好设法作了个尽管有些贫乏但又不失真实的回答：

“一方面我的父母早已双亡，另一方面我又没有兄弟姐妹。”

“你不认为你有一位善良的舅妈和表兄弟姐妹吗？”

“表兄约翰·里德把我打倒在地，而我的舅妈却把我关进了红房子。”

“哦，但是，你不认为能够住在这么漂亮的房子里是很幸福的吗？”

“可是，先生，这儿不是我的家，阿葆特说我连她们这些佣人都不如。”

“唉，孩子，你不会想离开这么好的地方吧？”

“如果有其他可以去的地方，我会很高兴地离开这里。不过，在我长大成人之前是不可能的。”

“也许你可以，谁知道呢？你没有其他的亲戚了吗？”

“我舅妈说即使有也都是些要饭的，可我不愿意做个穷人。”我那时年幼无知，并不知道世上有许多辛勤劳动，却依然过着穷困生活、值得尊敬的人存在，而总是把贫穷看成堕落无知相提并论，现在我知道那是一种无知的偏见，因为劳埃德先生虽然贫穷却比我的舅妈更值得我敬重。

“那么，你愿意上学吗？”劳埃德先生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当然愿意。”虽然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上学是怎么一回事，但听白茜说，在那里可以学到本领、变得有教养。我觉得上学确实是一件十分吸引人的事，而且那将意味着一次长途旅行，完全离开让我伤心绝望的盖茨海德府，进入一种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生活。经过这么一番计较，我终于得出这样的结论。

“好吧，好吧，谁知道到底会怎么样呢？”劳埃德先生站起身来，“在走之前，我想与里德太太谈谈。”说着便在刚好进门的白茜的带领下出去了。

当天晚上，白茜和阿葆特守候在红房子的婴儿室里做针线。





她们以为我早睡下了，便无顾忌地闲聊起来。从她们的谈话中我知道，劳埃德先生想说服里德太太送我去上学。也正是这时候，从阿葆特对白茜说的话中，我第一次知道我父亲是个穷牧师，我母亲不顾朋友的反对跟他结了婚。我外祖父见她不听话，一气之下临终时没给她留下任何的遗产。我父母结婚一年后，我父亲在访问穷人的时候染上斑疹伤寒，我母亲也从他那里传染上这个病，不久两个人双双去世。

白茜听完阿葆特的叙说，叹了一口气说：“简小姐的身世也太可怜了！”

阿葆特说：“是呵，她若是长得漂亮可爱些，也许还能赢得别人的可怜，可是她的性格一直是很古怪的，实在不讨人喜欢。”

“这倒也是。像乔琪安娜那么可爱的小女孩，又怎么会不喜欢她呢？”白茜随声附和了一句。



## 忍无可忍

看来，不久我就可以去上学了，我充满了足够的信心盼望着生活越来越好。我时常静静地向往着，等待着这一天的降临。然而好事不如人们期盼的那样快。日子一天天一月月地过去了，我的身体也已恢复了正常，但我所期待的事却也从来没有再重新提起过。

在我生病以后的日子里，里德太太除了用一种比过去更为严厉的、好像要刺穿我心肺的眼光打量我以外，更少和我说话了。而且她还在我和她的孩子们之间划定了一条更加难以逾越的界线：我必须单独吃饭、单独睡觉，罚我一个人呆在婴儿室里；而我的表兄妹们却可以在大厅里乱跑乱闹。虽然里德太太绝口不送我上学那档子事儿，但我从她看我时的目光里可以本能地感觉到她决不会再让我在同一个屋檐下与她一起生活了，因为她的目光里总是流露出一种无法克制的对我的厌恶之情。

伊丽莎和乔琪安娜也总是避免与我交流，有时连理都不理睬我，只有约翰还是想像过去那样欺负我，却总是被我不顾一切后果般的针锋相对所吓跑，因为我威胁他要打破他的鼻子。有一次他又来向我挑衅，我握紧拳头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他竟然哭着向她的母亲来个恶人先告状：

“妈妈，那个疯丫头扑过来要打我。”

“别在我面前提起她，约翰。我不是告诉过你别去理她吗？她不配和你们在一起。”

“他们才不配与我在一起玩呢！”我扑到楼梯的栏杆上，大声喊道。